

CH2 發哥

發哥練了很久，始終覺得鼓掌是很困難的事情。

高一入學第一天，舅舅早早載他到了林尾高中校門口。糾察隊都還沒布好哨，校舍看起來還沒從暑假的昏熱中醒過來。舅舅跨在機車上，默默看著他下車，笨拙地把自己的衣服和書包肩帶扯平。差不多一切底定之後，舅舅才像突然想起似的，從藍襯衫的口袋裡，掏給他一張皺皺的百元鈔票。

「這是吃飯的，知道嗎？」

發哥點點頭。他十六歲，已經學會很多事情了。比如說長得像學校的地方，就有福利社。有福利社，就會有吃的。但能買吃的，就代表自己身上有錢。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，吃東西買東西，要偷偷的，盡量不要讓別人看到。不然錢很可能會變成別人的。

舅舅很快就騎走了。照顧外甥不是他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，而是別無選擇的事。每天這張皺皺的百元鈔票，是代替他一走了之的妹妹給的。沒辦法，誰叫他自己手腳慢了，拋棄責任這種事，總是先搶先贏的。

一般人沒辦法從發哥的表情看出他的情緒；還算幸運的是，其實也沒什麼人在乎。他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高，五短身材讓在國中時被取了個「蠢蠢腸」的綽號。一開始他並不討厭，也跟大家一起笑。但後來大家喊他的語氣和眼神，讓他漸漸從笑不出來，轉成委屈，最後才是憤怒。他忽然明白這個外號針對的不只是身材。然而從他國中同學的視角看來，他們只覺得「陳明發突然發神經開始鬼吼鬼叫」。所有人一起在導師面前對質時，發哥感覺到自己的怒氣鬱結在鼻子後面一點的地方，他必須要非常非常用力，用整顆頭的所有肌肉壓制它，才能不當場尖叫出聲。因此，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問不出個所以然來的導師最後裁決：

「都是好同學，來，握個手就沒事了。」

大概是壓制得太用力了，發哥的眼淚和鼻水都一齊滲了出來。但他記得大人說過的，跟人握手是禮貌，手要乾淨，右手對右手。所以他忍著一片濕靡的臉，努力地伸出手跟對方握了握，然後才抽抽答答地穿過下課時間，人群紛鬧的走廊。他走得和哭得一樣專心，所以沒有注意到一路上大家都嫌惡地避開了他。

「蠢蠢腸流油了啦！」

突然背後一聲響。接著四面八方炸開了笑聲和掌聲。

不過，今天開始就是林尾高中學生了。這是他選的，因為他最討厭的幾個人，都去念了別的學校。這裡沒有人認識他，也不會再有人叫他難聽的綽號了。

發哥坐在教室裡，努力讓自己看起來跟大家一樣正常。黑板和桌椅都有一點舊，新同學陸續進來，挑挑揀揀也沒什麼特別好的位子。發哥慶幸自己到得早，還可以選到一張桌腳平穩的。他先是靠著椅背坐正，後來覺得怪，就往前挪了幾公分。手也不知道該放膝蓋上好，還是放桌面上好。旁邊有同學已經百無聊賴地趴下，他有點心動，然而稍微一傾身卻又遲疑了，這好像不是一個正常有禮貌的好姿勢。

還沒拿定主意，柱子上的擴音器就響起了：「請全體一年級新生到孝親廣場集合——」

一片混亂中，發哥跟所有人一起糊裡糊塗地湧進了廣場裡。幾個教官在隊伍裡面穿梭吆喝，他努力從中分辨自己所屬的「一年丙班」，再想盡辦法進過去。

「擘——」

尖銳的哨音響起，升旗台中央的教官開口：

「各班就位，立正！」

發哥這才看清楚，台上這個帶頭的教官穿的不是常見的綠色制服，而是水藍色的。

「都說立正了還動，聽不懂國語啊！」

不多久，隊伍慢慢平靜下來。另一個滿臉笑容的叔叔躡上升旗台，跟嚴肅緊繃的水藍色教官完全相反。發哥覺得有點好笑，不小心咧了一下嘴，一驚，立刻又把表情收起來。

「所有同學，記住你們現在的站位。往後啊，每週的朝會、臨時的集合，各班都是這個隊型。各位你們升上了高中，不再是小孩子了，要學會嚴肅，認真，紀律。林尾高中的學生，出去了各各都守紀律，啊，就像師父說的，才能被社會接納。主任教官在這邊啊，也不說太多。要把麥克風，交給學務主任。大家鼓掌歡迎！」

這個發哥懂。他熱烈地跟著大家鼓掌，敲出一片嘩嘩嘩的清脆聲響。

「停！」水藍色教官露出了一個啼笑皆非的表情：「主任，不好意思，這個忘了。」

學務主任笑著擺了擺手。

水藍色教官於是又轉回來說了一段：「各位啊，今天起是林尾高中的學生。你的一言一行，要有林高的氣質！我們林高呢，鼓掌也是有傳統、有文化的，是嚴肅、認真、紀律的鼓掌。當台上的長官說『大家鼓掌歡迎』，我們就鼓掌九下，不多不少。為什麼呢，因為師

父說過，九是代表『天』的數字，最多就是九了，不可以大過這個規矩。現在開始，跟著教官做一次。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預備，『大家鼓掌歡迎』——」

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.....

「還有一點亂，我們再練習一次。『大家鼓掌歡迎』——」

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——

「好多了，各位同學悟性很高。再一次——」

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

啪.....

多出的那聲是發哥打的。除此之外，大家似乎都掌握到竅門了。

他其實也是打九下，但不知為什麼，他的第九下總是落在別人後面。

水藍色教官看向一年丙班的方向，皺了皺眉。

「我們再一次，大家陪著同學一起練習。」

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

啪.....

交織的嘩嘩聲不見了，聽起來變成另外一種分明而巨大的清脆。但在大家安靜下來後，發哥一個人弱小的掌聲，卻又大得全場都一清二楚。

「一年丙班的同學，專心一點，不然待會兒留下來加強啊！」

發哥又開始感受到有什麼鬱結在鼻子後面一點的地方。不是生氣，但也不是說沒有生氣。是感覺更難纏，更難受的一股東西。他的臉扭成一團，水氣隨時都要漫出來。教官知道是一年丙班了。大家都知道是我了。今天是開學第一天。我又要不正常了。為什麼又變成這樣子了。他們是不是又要叫我蠢蠢腸了。

「來，『大家鼓掌歡迎』——」

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

啪啪啪.....

終於，距離一年丙班最近的另一位教官大步傾襲而來，像一陣浪一樣捲走了全班最矮、因此也站在最前排的發哥。

那個滿面笑容的學務主任一開始並沒有認出陳明發來。林尾高中每週二、週四個有一次朝會，這意味著，每個禮拜至少會有兩天，陳明發會因為在鼓掌時放炮而被教官帶回來加強訓練。他會被帶到學務處和教官室共用的一小房間裡——如果有什麼不太好看的事情，通常就在這裡處理——，獨自對著牆壁練習鼓掌，直到第一堂課的鐘聲響起。這樣至少不會吵到任何人。

第一次段考前的一個週四，差不多是第二節左右吧。學務主任看到一個身著粉紅色運動服的女學生背影晃過學務處，他想也沒想就開口叫住：

「王曉惠同學，都幾點了妳還在這裡？」

「主任好！我是要……」

「沒有。今天學務處沒有公差。都要段考了，快回去上課。」

「不是，主任，您聽我說……」

學務主任嘆了口氣。全校大概就只有這個學生會用這麼標準的「您」來稱呼師長了吧。衝著這一點，學務主任就不想太強硬地斥責她了。

「好，說完就回教室。說。」

「那裡，」王曉惠指指後面的小房間：「有人在哭。」

學務主任進去，一眼就看到角落有一團皺到不能再皺的身影，好像他整個人都久久浸泡在淚水和鼻水裡一樣。學務主任揮揮手趕走很想留下來看熱鬧的王曉惠，然後才拍拍那個哭成淚人的男學生。

「同學？你怎麼了？」

對方一抬臉，學務主任就從那雙紅腫得極不自然的眼睛認出來了。再看一眼制服胸口的繡名，就完全確定了。

陳明發是他今年七十名招生業績之一。在林尾高中，一個老師最重要的任務，不是教出幾個國立大學或指導比賽拿了多少獎，那都是其次的。決定今年年終獎金，以及來年加薪扣薪的關鍵，是看你可以從這座城市的國中畢業生當中，挖多少個種到本校來。上到各處室主任，下到級任老師，每個人都有配額。因此，從下學期末到整個暑假，是林尾高中教職員最忙碌的時候；上班的時候都在上班，沒上班的時候都在打電話或家庭拜訪，務求說服那些畢業生的家長，交出孩子的畢業證書——畢業證書一入手，他們就不能再去別的學校報到了。

學務主任去年的業績就是七十張畢業證書。不多不少，剛好完成配額。

他特別記得陳明發。那時已經七月多了，距離配額就差幾張，但他連續聯絡到幾個畢業生，畢業證書都繳給別人了。時間越晚，礦脈越枯竭，已經沒有挑三揀四的餘地了。就在這時候，他才從一個教過的學生那裡拿到了陳明發家的聯絡方式，登門拜訪。那個狹小陰暗的家擠了六口人，陳明發算是寄住在這裡給舅舅監護的。

身為學務主任，他一看到陳明發就覺得不妙。這是一個需要特教資源的學生，但他對本校的能力心知肚明，這麼看不到實效的東西，從來只存在於一個個公文卷宗的紙面上而已。這種學生選進學校了，說不定還是幫自己增加業務。如果他還有得選擇，他會放棄這張畢業證書，但現在已經七月中旬了。

「傷貴啦。阮兜个囡仔，嚙彼個才調就麥讀。」¹

舅舅這麼說了幾次。但最終，在學務主任承諾他會特別照顧陳明發，讓他不會學壞、好好拿到高中學歷之後，還是讓他拿到這張了。

當然，如果不是今天再看到陳明發，學務主任也不會想起當時的承諾吧。

他又在心底嘆了口氣。

自己造的業還是回到自己的身上啦。

在學務主任出面協調下，這件事總算是有個解決了。他首先跟輔導室打了個招呼，通報這學生需要（本校沒有的）特教班，放在普通班會造成生活管理上的困擾；他接著暗示，就算退而求其次，也該是輔導室負責。輔導主任十分客氣，立刻說生活管理是學務處的職權所在，他們完全樂意「從旁配合」。學務主任當然沒有天真到以為輔導室會乖乖吃下來，畢竟真出了什麼事情追究起來，「未經審慎評估」就把人招進來的可是自己，所以他要的正是輔導室讓出主導權，讓他可以就近看管。

接著，他再向教官室和一年丙班的導師鄭老師打了招呼，他們都同意：用一般生活常規套在陳明發這個個案身上，是非常不利於他的「適性發展」的。也就是說，他們承認自己「管不動了」。

這時候，學務主任就出來做個順水人情，提了個讓大家都輕鬆的方案：從今天起，陳明發免去一切朝會和集合的義務；因此，教官室再也不用因為底下的掌聲超過九下，而被師

¹ 確認台語文

父斥為無能了。同時，在經過報備的情況下，仿照王曉惠模式，學務主任會派他出些公差，他可以不必每節課都上，讓一年丙班可以多點安心上課的時數。

「這是磨練孩子的社會技能，也是很重要的學習啊。」

輔導主任、主任教官和鄭老師都非常同意他的看法。

於是，就在下一次朝會的早晨，學務主任先把陳明發召來。陳明發今天還沒有任何鼓掌的機會，就一臉已然做錯幾百次的表情了。即使學務主任滿臉堆著笑，陳明發還是不敢抬頭看他，眼神像抹了肥皂一樣一直從主任的臉上滑掉。

但接下來陳明發聽見的話，卻讓他瞪大了眼，不可置信地盯住主任。

他不用參加任何朝會、典禮或需要拍手的場合。

更好的是——

「從今天開始，你就是學務處指定的公差了。你要負責做兩件事，」學務主任溫和地說：「第一，每天早上先來學務處跟教官室，拿抹布擦所有桌子。第二，你要去所有的處室，找到那裡的主任或組長，跟他們說一個笑話。」

「說……笑話？」

「對，他們都很辛苦，所以你要負責把他們逗笑，讓他們開心。」

其實根本還不用陳明發出動。學務主任大概只想像了半秒鐘，就被各處室主任組長臉上將出現的、既困擾又無法拒絕的表情，給逗得必須努力憋笑了。

「所以，你考慮一下，你願意——」

「好！」陳明發大聲說，連教官室那邊都有人好奇地回了頭：「我願意！」

「太好了，從明天開始，你就是學務處的正式公差了。」學務主任慈愛地笑了，同時伸手摸了摸他的頭：「期待你的表現。既然是公差了，那以就叫你『發哥』吧！」

*

大約一個禮拜左右，何博思才慢慢習慣發哥每天早上橫掃千軍的大嗓門。二月底還有點殘餘的冬天感覺，大部分學生都是一臉了無生意地走進校門，唯有校門崗哨的儀隊和發哥是精神抖擻的。但稍微不同的是，崗哨發出聲音是靠皮鞋鐵片，發哥的氣勢則完全來自他矮胖的身體。一進教務處的門，他就開始向每一個看到的師長問好。

「主任好！組長好！組長好！組長好！阿姨好！實習老師好！」

每一聲都是跑到當事人面前，湊近站直，大聲喊出。看了幾天，何博思發現發哥的問好順序是固定的，依序是教務主任、教學組長、註冊組長、設備組長和幹事阿姨。一開始他還不太明白為什麼，好一陣子才醒悟：這是教務處裡，實際的權力階序啊。人很好的張組長，其實是主任之後的第二人，而只管硬體的設備組長，大概只比負責庶務的阿姨高一些。從他充滿善良朝氣的舉止來看，他只是敏銳地察覺到了誰比較「大」，但沒有諂媚的意思；在他的腦袋裡，知道「大」的人優先，只是一種表示自己是好孩子的禮貌吧。

……這麼說來，何博思會排在最後一個，也是非常正確的。

發哥會依照同樣的階序，一一問大家有沒有空聽他說笑話。開學正是教務處最忙的時候，天天要處理編班分組、老師的排課、學生的轉入轉出、新學期教科書的派送，每個人都沒有對他發脾氣，已是為師者修養的最高表現了。他每被婉拒一次，就會露出半秒左右的失望表情。大多數時候，聽笑話這份「差事」，都會落到最後順位的何博思身上來。

「你知道，烤肉的時候最怕什麼嗎？」

何博思配合地搖了搖頭，睜大疑惑的眼睛。心底實際上是嘆了口氣。OK，你很認真在google網路笑話嘛。

「就是肉跟你裝熟！」

何博思笑了，大概是震度二級的輕微笑聲，因為他知道這個笑話是連環技。

「還有木炭跟你耍冷！」

「蛤蜊搞自閉！」

「火種很、很沒種！」

就在何博思覺得自己再也沒有辦法提升笑聲等級的時候，發哥自己陷入了混亂。他努力地回憶，眉頭皺成一團，手指也絞在一起，口中喃喃吐出一些關鍵字。何博思趕緊伸出手拍拍他的頭，用最燦然的笑容說：「謝謝你的笑話，你讓我今天心情很好。」接著假意瞄一眼時鐘：「欸，時間不早了，你在學務處不是還有任務嗎？會不會來不及？」

「對！」

話音才落，發哥立刻忘了笑話，一溜煙跑走了。

在此時此刻的林尾高中裡，大概也只有發哥會這麼毫不猶豫地去拎水桶、洗抹布、擦桌子了。這時節的水可是冰得不留餘地。何博思連洗個手，都會想起在電影裡看過那種被虐待的家事童工。但據說發哥從上學期接下學務主任的公差任務之後，至今風雨無阻，沒有一

天偷懶。何博思真不知該說學務主任這招很有兩把刷子，還是該為他利用發哥的天真無知而生氣。換作是其他高中生，就算會為了不必上課而高興，也多少會有被役使的厭惡感吧，但發哥對此是沒有感覺的，他這一輩子恐怕還沒這麼喜歡上學過。

雖然每天早上都要被打斷工作，來場即興的表演練習，但何博思倒是不太討厭這孩子。或許是因為第一印象就覺得有趣，也或許是他所就讀的一年丙班，就是何博思這學期將要跟課的導師班，下意識總覺得他就是自己的學生，由自己來負責顧好是應該的吧。

一年丙班的導師鄭老師，跟他一樣是念歷史的。她打扮入時，高跟鞋跟與她臉上的裝容一樣，既纖細又銳利，看起來更像是什麼貿易公司的上班族，跟林尾高中嘈雜的背景有點不搭軋。跟過幾次課堂和集會後，何博思卻不得不承認她真的是生來要吃這行飯的。班上男女比大概是七比三，是個陽剛氣很重的班。但不管那些躁動的高中男生怎麼挑釁試探，鄭老師臉上始終淡淡的，看不出生氣或高興，學生自然也就鬧不下去。要說一年丙班乖巧，那是絕對說不上的，然而這個班卻也總是能好好跑完所有日程，鄭老師一直把他們控制在一個微妙的動態平衡上。

「用罵的又累又沒效果，幹嘛啊。」

聊起來，鄭老師也只是這樣淡淡一句。

發哥能常常這樣去跑公差，鄭老師那種順勢而為，無須強求守著什麼規矩的做法，也是很重要的關鍵吧。換個更嚴格的導師，光是每天要把發哥按在教室裡上課不出亂子，就要花去大半力氣了。

學期一旦開始，也就沒什麼多想的餘地，行政、帶班、教學，萬花筒一般滾動，時間也就過去了。

偶爾抬頭，看見的是同一面鐘，每天差不多的九點鐘、十點鐘、下午三點鐘，不細想的話，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。

如果學校的生活一直都這樣，好像也不算太壞。

天氣慢慢暖起來了。

差不多在三月初，發哥調換了他的工作順序。他會先到學務處擦完所有桌子，然後才以學務處為起點，依距離之遠近，一個處室一個處室執行他的笑話公差。

「因為比較不冷了！」

原來你也知道冷啊。

何博思當然沒真的笑出聲來。也因為這樣，發哥輪轉到教務處來時，已經快要十點了。他照例——請安，流程走到設備組長時，全校廣播忽然響起。

教官室報告。教官室報告。

由於今日空軍第四防衛指揮部貴賓蒞校參訪，全校第二節、第三節下課暫時取消。為維護校園內的嚴整和紀律，請各班老師配合，請勿讓學生隨意離開教室。另外，也請所有教官與值班老師，立即開始巡堂。下課的具體恢復時間，會在參訪結束後，另行廣播通知。

報告完畢。

除了發哥以外，整個教務處的人都歪著頭聽完了。

「你等我一下，」何博思稍微止住發哥：「組長，『取消下課』是什麼意思？」

張組長聳聳肩：「你問我問誰。」

「取消兩節下課，那就是會連到三節……學生不准離開教室，是師父覺得走廊會亂吧。」

主任倒是從內裡的辦公室走了出來，接過話頭。很快又沉吟了起來。

但還沒沉吟出個所以然來，每位組長和主任的手機全都響起了叮叮咚咚的訊息提示音。再過幾秒，每一支內線電話也通通炸響。

「抱歉，我接個電話。」何博思再次對發哥豎直了右掌，中斷他這個禮拜以來第三個以小明開頭的笑話：「是，教務處您好。是的，是，好，我們也剛剛收到消息，我幫您詢問。」何博思按住話筒：「主任，不好意思，高三丁班的化學老師在問……」

「問下一堂課老師要留在原班，還是照課表換班？」

張組長盯著手機螢幕，頭也沒抬，就丟了一句話過來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怎麼會有這麼笨的問題啊，當然照課表啊，不然是要跟學生談心吃午餐喔？要不要順便下午茶？」

張組長話音一落，所有持話筒的人立刻轉回電話的方向，準備迅速解決這通電話。因為每個人的話筒裡，通通都出現星燎火燒般的插播提示音了。整間學校的電話線路大概都燒起來了吧。

「好的，了解了，我就請老師……」

然而一直在考慮什麼的教務主任突然出聲。

「等一下！」

全場又定住。

「先別回，請他們稍等一下。教務處會統一廣播宣布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就在大家忙著解決一波波的插播的空隙，何博思隱約聽到主任跟張組長交換了幾句話，彷彿是「先大家商量一下」、「還是小心點比較好」之類的。主任用自己的手機撥了通電話，語氣和表情始終都很謹慎。好一會兒，才終於轉過來對教務處的大家開口：

「我跟教官室討論過了，既然是取消下課，那就是師生同步取消。」

「天啊。」張組長扶額。

「同步？」何博思聽糊塗了：「意思是？……」

「意思是薑是老的辣，我們都太嫩了啦。」

教務主任對講了這話的張組長笑了笑，起身走向自己的辦公室。整個教務處，只有那張辦公桌的電話有連上全校廣播系統。很快地，新一則廣播響起。

教務處廣播。教務處廣播。

因應空軍第四防衛指揮部貴賓蒞校參訪，下課時間暫停取消。為了確保各班秩序，請第二節的任課老師，留在原班，指導各班學生自習。待到參訪結束，再依課表前往各任課班級。請注意，如無必要，請各任課老師以自習為優先，以維護校園嚴整與紀律。

報告完畢。

聽完廣播，不必張組長解釋，何博思也大概聽懂了。

真的只能說一句「天啊」。

即便已經在仁光中學實習完半個學期，何博思還是覺得眼前的這幾分鐘太令他震撼了。他第一次感受到，一間學校運作的「後台」在他眼前展開來。每個人都當過學生，都聽過幾百上千道廣播了，但他今天才發現自己從來沒聽懂。教官室的廣播，是把高層一一八九成就是師父吧？聽說師父自己就是退役的職業軍人一一的意思，翻譯成正式的指令。如果指令不清楚怎麼辦呢？當然不是再去打擾師父，而是要努力體會指令背後，原始的意思是什麼。教

務主任跟教官室的一通電話，確認了真正的關鍵字是「嚴整和紀律」，而這個關鍵字的真正的意思是「走廊不要有人、學校裡面不要吵」吧？

所以，如果把這個指令理解為「不要讓學生下課」就錯了。

也不是「不要讓任何人下課」。

是「不要讓任何人上下課」才對。

張組長說得對，薑真的是老的辣。

何博思此刻心裡有種奇妙的衝突感。他應該要討厭這種上下交相賊的虛偽文化才對。但因為他瞬間理解了其中關節，所以他竟然覺得，這樣還可以，還不錯，他可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如果他沒有親眼見到，只是聽人說明，或許會厭惡到無法接受吧。然而親歷其中的體感卻告訴他：沒有那麼糟嘛，這裡面的眉角，甚至可以稱之為某種「專業」。

這是墮落。他趕緊在心裡告訴自己。這是腐化。

他跟他們不一樣。他會確保自己跟他們不一樣。

危機暫時解除，教務處的氣氛鬆了下來。發哥立刻蹦跳到張組長面前，纏著要說笑話，全然不管剛才明明是纏著何博思。半小時前才推說有事的張組長，此刻心情正好，難得地坐下來，雙手交叉，認真聽了起來。

也許在察言觀色上，發哥的段數遠超過大多數高中生也不一定。

何博思回到自己的座位，繼續早上中斷的工作。今天天氣非常好，整片天空都沒有雲，因此連最遠的山稜線都能看得很清楚。

他覺得自己並沒有發呆很久，但等他回過神來，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。教務處內突然多了一輛輪椅，推輪椅的女人眼光嚴峻，卻遠比不上輪椅上癱著身體的師父所發出來的斥罵聲：

「那個誰，怎麼還有學生在這裡？」

*

突然之間，發哥覺得自己像是一顆足球。如果靠近教務處，或者不小心在路上遇到張組長，組長就會繃起嚴肅的表情問他：「你怎麼沒去上課？」他知道張組長的意思，可是當他回到一年丙班教室，鄭老師又會問：「你今天沒有公差嗎？」他不想承認沒有，趕緊回到學務處。水藍色教官看他在這裡，皺了一下眉頭：「你要不要到輔導室看看需要幫什麼忙？」

他乖乖去了，但還沒去就知道，輔導室從來沒什麼需要幫忙的。輔導室小小的，總共只有三張桌子，全部擦完不需要五分鐘，輔導老師會笑得甜甜的，向他道謝，卻沒有要留他下來的意思。

發哥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去哪裡，於是只好一間一間晃過去。總務處，人事室，會計室，圖書館……他只知道，無論如何不要靠近校長室，也千萬不可以被師父或賀校長看到，寧願躲廁所也不可以。在晃盪的過程裡，他努力保持安靜，靠著走廊右側，躡手躡腳走著直線。他不想驚動任何人，特別是巡堂的張組長。不知怎麼的，張組長最近常常巡堂，好像就為了盯住發哥一樣。

像是在流浪一樣。

還是被踢來踢去的那種。

如果不想一整天都躲在廁所裡，他該去哪裡？……

不過，苦惱這個問題的不只是發哥本人而已。每個週一的早自習時間，林尾高中照例會召集全校教職員，一起參與本週的「校務會報」。雖然教職員不必訓練自己鼓掌九下，但參與校務會報也並沒比學生參加朝會有趣到哪裡去。一般來說，校務會報不會有什麼具體內容，它純粹是一種意志力的訓練，當一名老師可以聽完師父長篇的訓話，而不致讓眼皮往下掉或眼球往上翻，那他必然就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克服在林尾高中遇到的各種難題。但是，在發哥的「公差」被師父抓包的這週就不一樣了。

何博思一踏入巨大的階梯劇場式會議室，就感受到今天的氣氛與往常完全不同。平常是散漫落座，今天早早就坐正了六、七成；平常還有點早餐的氣味瀰漫，今天每個人的桌上除了會議資料以外什麼都沒有。階梯形的座位像山坡一樣瀉向最底層、也是最重要的一排長桌，那是師父和校長的位子。越靠近那張長桌職級越高，從主任、組長、各科召集人，一直延伸到高三導師、高二導師、高一導師、科任老師，最後才是何博思的位置。何博思穿過長長的導師座位區，聽到不少人在抱怨「今天不能改考卷了」之類的話，然後才抵達自己在最後一排的位子。

居高臨下一看，他也不禁緊張了起來。

會報還有十分鐘，師父竟然就已經進場坐定了。整個場子發出了細小的嗡嗡聲，慌忙地呼叫還沒到的人。

一開場，師父的怒意就衝破了鄉音，準確地讓每個人都聽懂了。他拿起桌上的資料，念起每一個班級在這學期轉學的人數。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轉離本校？每年都在推行「手心計畫」，要把愛徒捧在手心，為什麼還是不能達成零轉學的成就？要知道，每一個轉學生都是本校的損失，在座你們的薪水就這樣一個一個流走了！師父強調，他甚至花了快一億來蓋新的活動中心大樓，他這麼全力以赴，實在不明白為什麼沒辦法讓每一位愛徒感受到。想來想去，那就是中間有人在搞鬼，破壞了他的努力。最後，師父嚴厲地下了結論，這樣破壞努力的無恥之徒，就是教務主任。

「報告完畢。」師父最後吐痰一般吐出了這四個字。

何博思聽完整席話，花了好大的力氣才穩住自己的下巴關節。

這段層層推論的講稿實在太過華麗，可以吐槽的點多到堪稱無招勝有招的地步了。你根本說不上哪裡不對勁，因為也沒有哪句是對勁的。

更神奇的是，整段話無一字提到發哥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是衝著什麼來的。

輪到教務處的報告了。教務主任臉色鐵青地站起身來，先代表教務處向師父道歉，接著再謝謝師父的訓誨。

師父就是要在空軍貴賓參訪時，全校保持嚴整、紀律。而一個上課時間還收容了發哥的處室，當然是不嚴整、沒紀律到了極點。一疏之後，前面百密的思慮通通都不算數了，自然是無恥之徒。連帶的，由教務處負責主持的，避免其他私校挖走本校學生的「手心計畫」，當然也會被提出來洗臉。如果今天出事的是學務處，事由可以換成「紫錐花計畫」反毒不彰；如果出事的是輔導室，事由可以換成「你說我聽」的計畫毫無成效。

這層緣由何博思反應不過來，教務主任可是一聽就明白。

這頓排頭是免不了的，但可不能坐以待斃，一個人吞。

教務處負責的業務，無非就是招生、教學和課務。但教育這麼一件千絲萬縷的事，又有什麼不能相連呢？於是，就在這段會報教務處業務的時間裡，教務主任先提了幾個預定推行的改進措施，最重要的一個，就是公布新的「巡堂制度」。在新制裡，各處室的行政人員都要抽幾個時段去巡堂：「務必確保學生的行蹤。」如果有學生在外遊蕩，以班級為單位，第一次、第二次記點警告，第三次則列入導師考績。同時，教務主任重申，學生的學習效率，與學生的生活常規管理息息相關，嚴整的紀律絕對是最重要的基礎。

「為了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，請大家務必的配合。」

學生在外遊蕩，連結導師考績。

點明了問題在生活常規管理——那是學務處和教官室的業務。

何博思再嫩，也聽出教務主任這幾著的弦外之音了。

是，人是在教務處逮到的。但發哥為什麼會在這裡呢？那是學務處批准、教官室默許、鄭老師放行的。

教務處有的是「學習」的大義名份，以及教學績效考核的實權。

散會以後，何博思找了個空檔去找張組長。

「組長，涼的。」何博思遞了一瓶茶過去，張組長接下來。

「按怎？有事喔。」

「沒啦，組長，早上的會有點太刺激了，退退火。」

「嗷，小case啦，以後還有更厲害的。」

「啊所以.....現在這樣沒事囉？」

「沒事？怎麼可能，現在最多事。裡面那個，」張組長右手拇指往耳後一甩，那是教務主任辦公室的方向：「叫我沒事就去多巡兩圈，不要再讓那個發哥到處趴趴走。」忽然張組長一乜眼：「對欸，你們班的嘛，靠北差點搞死大家。」

「歹勢啦.....」

「免啦，想也知道是誰的意思。」

「唉，其實喔，我說句內心話，組長你不要生氣。」

「講啊。」

「扣掉師父會生氣這一層，想想齣，其實那樣安排是真的還不錯。說要那種小孩認真唸書，他就不是那塊料，換作是別班一樣頭痛。我跟過幾次課，老實講，那種學生根本就不該跟普通般一起上課。」何博思一面說話，一面小心地審度著張組長的表情：「所以齣，我在想，組長，不知道有沒有什麼通融的辦法，可以比較.....兩全其美一點的？」

張組長面容一斂：「你想幹嘛？」

「我在想.....」

「想？你都實習第二次了，該先為自己想想吧？」

何博思瞬間語塞。張組長平常太好相處，讓他不知不覺鬆懈了，一時忘了自己最大的麻煩。說這些話，有幾分是想為發哥做些什麼，也有幾分是想幫鄭老師分擔一點。但他可是

有紀錄的人。下學期才來實習的人。幸好，張組長只是意味深長地看著他，似乎沒有打算繼續追擊。

張組長旋開瓶蓋，喝了一口，抹抹嘴角。

兩人沉默了好半餉，漫長到何博思幾乎都想道歉逃走了。

突然之間，張組長臉上笑開，手伸過來拍了拍何博思的肩膀。

「拿你沒辦法。只是你得學點大人的方法。」

*

從校親大樓往右，沿著志清一樓的走廊走到底，就是保健室了。扣掉層層疊疊布簾和病床架子，它的格局就是略小一點的教室。只是原本放黑板的地方，換成了一面貼滿衛教傳單的白板。兩側的窗台下是放了瓶罐、器材的金屬長桌，銳利的鐵色倒影稍微為保健室增添了一點專業感。唯一一張白色的桌面，就是校護廖阿姨的辦公桌了。林尾高中的學生都知道，受傷來保健室，護士阿姨未必隨時都在這裡。如果真的很著急，只要拿起桌上電話按#9，廖阿姨就會從校園某個角落趕回來。

跟其他學校不一樣，廖阿姨平常不會在保健室待命，而是推著師父的輪椅全校趴趴走——這算是林尾高中學生的一個小秘密，幾年下來，竟也沒有因此出任何意外，這默契也就定了下來。對學生來說，若真的身體不舒服，需要的本來就不是護士，而是可以來保健室躺一下的藉口。廖阿姨回來得越晚，大家的休養時間也就越充足，因此即使每個人都知道那架電話，也只有新生會老實到真的去按。

發哥不是新生了，他當然懂這個。他一邊小心地觀察窗外，一邊告訴自己的耳朵，要注意任何接近的腳步聲。好一陣子，他才稍稍放了一點心，開始一張張細讀白板上的衛教傳單。他不太知道這些傳單在幹嘛，不過其中有幾張紫色的特別好看。

紫錐花運動

反毒總動員 全球一起來

由校園推向社會 由國內推向國際

無毒人生 幸福滿分

發哥在學務處看過類似的海報，不過比眼前這張大得多，圖片上的紫花也比這張模糊得多。他再次左右張望，迅速把它抽走，並且將所屬的磁鐵分到其他傳單上去。

對耶。磁鐵。

發哥笑開，他知道自己可以幹嘛了。

整面白板上，總共有十三張傳單。但傳單之間的排列並不整齊，有些整整高出鄰居大半截，有的歪斜到發哥必須同步歪頭才能看得清楚。更嚴重的是拿來釘傳單的彩色圓形磁鐵，發哥一眼過去數不完有多少個，總之比傳單的數量多上不少，但卻沒有好好平均分配給每一張傳單。

發哥小小聲模仿水藍色教官的腔調：「嚴肅、認真、紀律！」

在保持安靜的前提下，發哥開始了他的整理工作。保健室外面的每一棟大樓、每一個處室、每一條走廊都變得萬分危險，如果他被巡堂老師逮到，他的公差生涯就會完蛋。他已經有驚無險地躲了好幾堂課，有幾次他甚至都聽到張組長的皮鞋聲從轉角處傳過來了。他一邊疲於奔命地逃，一邊想著：還有沒有什麼處室，是能夠出公差又不會被趕出來的？

有啊，如果那個處室常常就沒人，比如說保健室——

要是巡堂老師來到這裡，他還可以躲到布簾後面的病床上。他跟著學務主任一起巡堂過，他記得那時候學務主任只從窗外看了一眼，根本沒有檢查病床。

發哥因為自己的聰明而感到心情很好。美中不足的一點是，他太晚才想到保健室的妙用了。如果下一次再有什麼空軍基地的人來參訪，他一定早早躲到保健室裡來，就不會惹得張組長生氣了。

發哥把傳單上緣通通切齊，高度大概在自己的頭頂。這讓他每一次伸手挪動傳單，都會覺得手有點痠。不過他覺得這樣很好，有一點點累才有出公差的樣子。接著，為了分配磁鐵，每張傳單他只留一顆在額頭的位置上，其他的通通抱在左手臂彎裡。這動作有一點高難度，因為不是每顆磁鐵的吸力都扛得住，就算扛得住，如果沒有放在正額心上，傳單也會歪掉。發哥努力保持平衡，但又要注意窗外、又要安靜、兩隻手又都各有任務，沒多久就弄得滿頭大汗。「暫停一下」的念頭才剛閃過，左手就不小心傾斜過頭，十幾顆磁鐵劈劈啪啪通通掉到地上了。

磁鐵敲在地面上滾動的聲音，像一陣彩色的暴雨打在鐵皮屋頂。本來安靜的保健室，這幾秒吵得恐怕連校長室都要聽到了。

發哥心裡著急，忙蹲下去，想按住還在劈啪滾的幾顆。但才蹲下來，就聽見地面隱隱傳來輕微的皮鞋聲。他屏住呼吸多聽一秒，皮鞋聲還在，不但不是幻覺，而且正篤篤地接近中。

發哥看了眼散落一地的磁鐵。沒時間了。他只得隨手抓了幾顆塞口袋，全速翻進最外側的一張病床。

篤篤篤篤——

發哥把棉被拉到胸口，翻身背對門口。這樣如果布簾被拉開，他還有機會閉上眼睛。皮鞋聲步步推進，這幾秒意外地漫長。長到發哥竟然有時間端詳了更裡面一重布簾，他知道那後面也有張病床。不知道是不是幻覺，剛才他好像看到那重布簾也晃了一下。裡面有人嗎？

——

「裡面有人嗎？」

一個男聲響起。接著是「扣扣」的敲門聲。

「我進來囉？」

我睡著了。你趕快出去吧。你沒有看到磁鐵。

外頭沉默了好一會兒，有些悉悉簌簌的聲音。發哥縮起身體，閉起眼睛，盡可能用最微弱的幅度來呼吸。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作用，布簾「刷」地被拉開，陽光從發哥的左後肩探了過來。

「同學？」有隻手搖了搖他：「陳明發同學？」

發哥坐起身來，有點生氣。

「我在睡覺！」他大聲說，然後嘟起了嘴。

「喔？那怎麼沒脫鞋就上床呀。」

闖進保健室的那人笑著用食指扣了扣發哥的皮鞋。

發哥與對方對上眼，是那個新來的實習老師何博思。在他被抓包的當下，何博思的笑臉看起來格外討人厭。他不說話，逕直走向白板前，蹲下來撿那一地的磁鐵。不管怎麼樣，他要告訴這個人，他在保健室有公差，沒有做完他是不可以回教室的。

然而何博思並沒有開口罵他，高高的個子一瞬間矮了好幾截，蹲得幾乎跟發哥差不多高，然後也幫忙撿起了磁鐵。他們一起把磁鐵貼回白板上，照著發哥之前設想的順序，依次在每張傳單添上第二顆磁鐵，然後是第三顆，直到通通用完為止。在這段時間內，何博思沒有說任何一個字，只是安靜地幫忙。

全部結束之後，發哥不再那麼生氣了。

「你來幹嘛！」

「我？我來找你的呀。」何博思的手臂揮了一下：「我從孝親大樓一路找過來，沒想到你在這裡。」

「所以我不能當公差了對不對。」發哥低著頭。

何博思又輕輕笑了一聲。發哥不覺得這有什麼好笑的，這個實習老師雖然人好像不錯，但又很會惹人生氣。

「不對。正好相反。」

發哥睜大了眼睛。

「從今天開始，因為我是一丙的實習老師，所以你是我的公差了。你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我報到。然後不管要去哪裡，你都要第一個告訴我。」何博思強調：「這是學務主任的命令。」

「喔……」

「喔什麼喔，不滿意喔？」

發哥很認真地點了頭。

猝不及防的何博思瞬間有點狼狽，本來堆起來的一臉痞樣僵住了。這種說話方式，照理說是可以讓大多數高中生乖乖合作的。

「我本來，本來是學務主任的公差。然後現在，現在被換到，換到你的公差。你是實習老師……。這樣子，我不就是，降級了嗎？」

「還挑釁……」

「我不喜歡降級。」

「好啊，那我去跟學務主任說，說你不想當公差了。」何博思收起苦笑，換上一副不在乎的表情：「我們現在就回一丙。看你要當一丙的公差，還是一丙的學生。」

發哥的眼眶立刻紅了一圈，手指絞在一起，很顯然陷入了長考。何博思有一點後悔自己用上了對待一般學生的方法，那是他在上一間學校裡學會的，沒多想就很自然地使了出來。但何博思也沒有餘裕讓發哥考慮了，他一定得答應，因為一切都交換好了：教務處主動提議，以「補救教學」的名義，讓何博思帶著發哥；這樣一來，教務處可以賣個面子給學務處、教官室和鄭老師，又可以冠冕堂皇說這是在磨練實習老師的教學技能。往後若出了什麼事，那

也是何博思第一線要扛，每個處室都可以無事一身輕。師父的怒氣下禮拜就散了，畢竟多久才會有一次空軍參訪事件？這種衰事過了就算了。

「好吧。」發哥艱難地說。

「那就說定囉？」

「但是，可不可以……如果我，如果表現很棒的話，可不可以再升級回去？」

何博思楞住。

當然是不可以，誰願意再接這塊燙手山芋呢。

就算是現在的方案，也是走一步看一步，下學期何博思離開了，還不知該怎麼辦呢。

但發哥殷殷期待的眼神，卻讓何博思難以輕易敷衍過去。如果是一般學生，再搏撚兩句帶過話題就沒事了吧，然而發哥是聽不懂、也不會願意接受這種暗示的。

「這個……」

何博思才發個音，一個比他還清亮的、字正腔圓的女聲，忽地從更深處的病床衝了出來：「笨死了！公差就是公差，哪有升級降級這種事兒？」